

年

卷

期

15

22

第

第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二十二期
(第二二八號)



庚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22 (228)

May 27 1927 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編者的報告

楊小仲的「可憐的媽媽。」分兩期登載。已於本期登完了。

羅琛女士的小說「他與她。」可於下一期登完。下期並有他所寫的序文墨跡。一并登出。

今復接到許多徵求本雜誌的信。一起登載如下。

張廣渠君。徵求十二卷七期。以郵票二十分爲酬。又徵求四卷一期。以五卷一期或郵票二十分爲酬。寄浙江平湖新倉鎮。

常端甫君。徵求六卷二期、四期。七卷四期。以別種小說爲酬。先到有效。後至者寄遷。寄南京三牌樓六號。

嚴克民君。徵求十二卷九期、十三卷一期、九期、二十一期。十四卷十一期、十六期。以相當書籍爲酬。寄上海閘北共和路有餘里九十號。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二十二期 目錄

圖畫

名古屋之城樓（日本攝影名作）

湖心月上明如畫樹杪風生冷逼秋（攝影名作）

文字

編者的報告……………編者

可憐的媽媽（二）……………楊小仲

不是謎語（補白）……………秋山

石頭和粘土……………呂伯攸

宋太祖之白語詩(補白)……………徐心吾

那是她……………唐小圃同譯
白澍田

美的究竟(劇本)……………張慧劍

蘇曼殊詩集(補白)……………編者

讀搜神記……………胡寄塵

敵詩小集(第五六次揭曉補錄)……………編者

他與她(長篇小說)(續)……………羅琛女士

廿年沉痾一旦冰消

彼曾患 頭痛失 眠胃不 消化喘 息盜汗 全身疲 憊等症 及服用 韋廉士 大醫生 紅色補 丸始獲 全愈

孫君秀峰係山東青州臨朐縣籍自幼畢業於登州文會館學校曾受前清職官孫君從前亦為無數受疾病剝奪其真正人生幸福之隙中與彼等同時期一至由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彼遂列入康健男女之隊操勞過度以致夜不安幸福矣孫君來函云政潮改革改謀實業逐年奔波思慮操勞過度以致夜不安



眼書倦於職喜靜厭動無生樂趣更且盜汗頭暈耳鳴花全身疲憊飲食減少稍作氣喘不息腹脹不舒等量減輕二十餘磅無果嗣經中西名醫治療毫無效驗友人介紹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大見奇效鄙人初猶懷疑繼而連服二打即覺若失體力復元而念年來百東手之沉痾一旦冰消矣可知紅色補丸誠百藥中之仙品也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女用之與散中之靈丹也婦女服之與男子相同且稱爲天下凡經科各種隱疾之聖藥也凡經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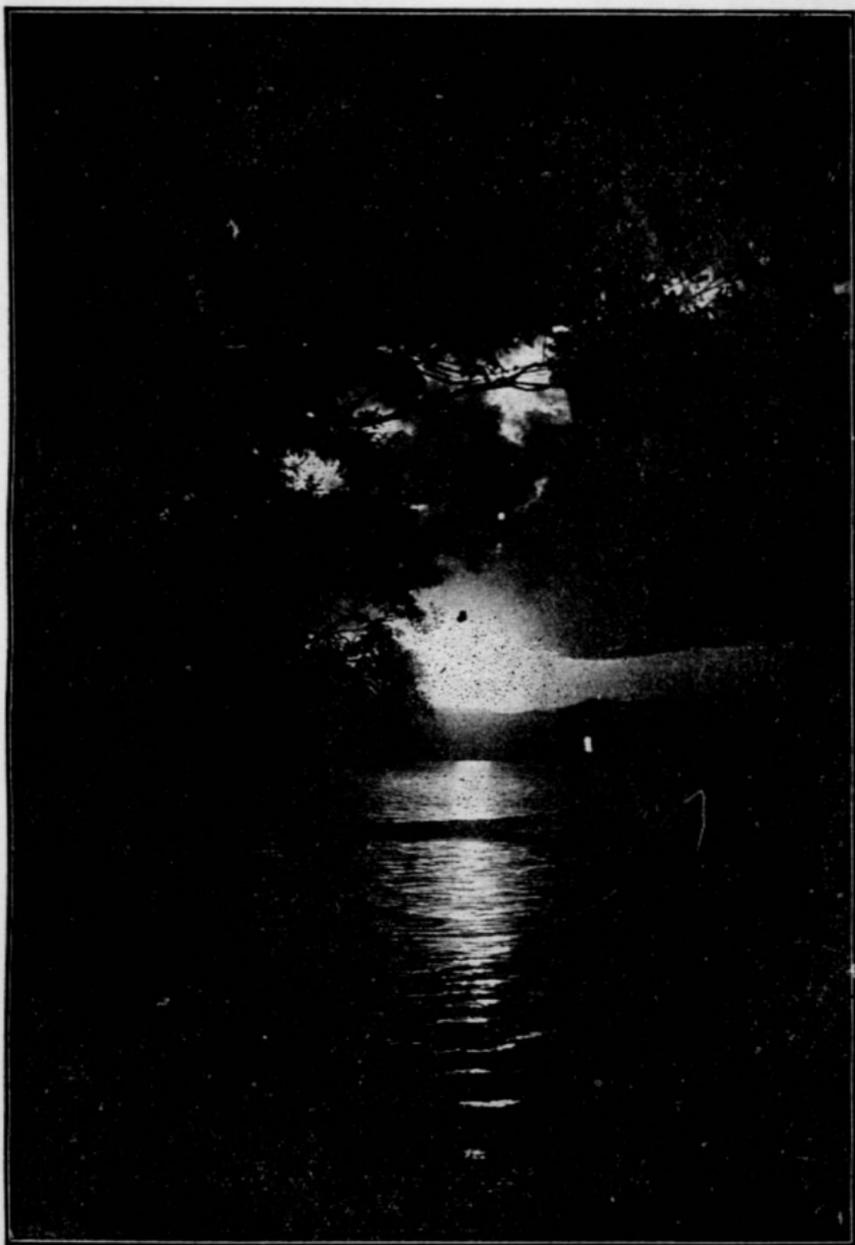
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家庭衛生小書奉送 一名醫康健談二忠告婦女三嬰兒康強指南如欲索取即需寄一明信片至上海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送各一本可也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作名影攝本日)

樓城之屋古名

湖心月上明如晝樹杪風生冷逼秋
(陸放翁句)



(陳琴廬君贈並題句)



(一)

我可憐親愛的姊姊：

忙碌了半個多月的運動會，在昨天舉行了。成績怎樣，我知道你是十分記念的；但是出人意外的結果，我怎忍心告訴你，我又怎能禁止我不告訴你呢；請你看了，不必因此悲傷，我自問良心上，不能在你面前隱瞞，在別人，我是絕對不願提起了，現在容我仔細的報告你罷。

前幾天，我從學校裏取回三張運動會入場券交給媽媽，我說：「一定要請媽媽去的，有媽媽在場，可以鼓起我的勇氣，奪那錦標。」媽媽回答說：「可以的，祇要爸爸去，我總一同去的。」我隨即又

向爸爸請求和媽媽同去；這天爸爸喝的酒不多，興致還好，當時就答應了，並且把入場券亦收藏在衣袋裏。運動會的隔夜，我又向媽媽叮囑了。

這天天氣很好，太陽從一清早就很高興的照耀着各處，喜意充滿了我的胸襟：今天有無數的人，放置了業務，停止了工作，來到這裏很榮耀的對我們看着；而我們亦乘了這機會，把我們的技能，像賣藝的一般表現出來，給大家賞鑑；尤其能使我心滿意愜的，就是爸爸媽媽，亦惠臨參觀，看着他們的兒子我，在衆人面前生龍活虎般的表示他的技能，受衆人的贊許，受衆人的羨慕。呀，我的精神這般好，我的氣力這般充足，我覺得有過分的希望的把握，決然可以使爸爸媽媽很高興的回去。

這般的早晨，我就到了學校裏，集齊了隊伍，排列了出了學校門。經過那熱鬧的街市，這時街上已經聚了許多人了；人家都受了樂隊的吸引，都奔出門來，擠立在門前。這時悠揚的樂聲，整齊的步伐，活潑的精神，得了旁觀人的稱贊。我們如同開赴戰場的勇士，激昂地走向運動場。同時又把我自己看得非常高貴，在無論何人面前，都可以比比高低。

走進了會場門，陽光射在國旗上面，分外的鮮明。來賓席上，前幾排已經有人佔據了。我們於是

在預先指定的地點駐憩。到十點鐘，各學校都到齊了，於是開始競賽，會場裏驟然熱鬧起來；發號令的聲音，樂隊的聲音，體操的口數聲，舞蹈的歌聲，琴聲，四周看客的擊掌聲，勝利的歡呼聲，無一時停止，會場的空氣都攪沸了。在上午的秩序單內，我祇有一段不重要的舞蹈，和兩節平常的體操，都很迅速的過去了。參觀席上，來賓早已擠滿，沒有坐位的，都立在旁邊；他們全神一意的看着會場中的節目；太陽的光線，撲面的風，飛揚的灰塵，他們全都不在意了。

我乘着餘暇，在參觀席上，尋找爸爸媽媽。在會場走了一轉，在許多來賓中，都尋找不見。或者他們爲了別樣事情，不能來了，我心中很是懊喪。有許多看客，對於場中運動的孩童，很有興趣的，指點着談說，想來這就是他的父母，看見自己的兒子，在嘆賞自己兒子的能幹呢。我的興致忽的退落了，全場運動的孩童，都是快樂的，都有人在那稱贊他，誇獎他，鼓勵他，希望他，惟獨我是孤零零的無人注意的。

兩個麵包，就算了一頓午飯。距我競賽的時間，祇有半點鐘了，我無精彩看着全場的人，都像發狂一般。忽然在離我不遠的參觀席上，看見爸爸立起身來，在招呼一個賣食物的人。我這時止不住

心中跳躍，原來我這般蠢笨，尋找不見。我原說一定要來的。我喜極，看着爸爸長瘦莊嚴漂亮的身段，是這般的可親可愛，媽媽一定坐在後面。我不加思索，即刻奔向前去，招呼了爸爸，但是不見媽媽，坐在爸爸身旁的，是另外一個年輕女人，於是我急急的問說：「媽媽呢？」爸爸莊嚴冷淡的回答說：「伊沒有來。」我再問說：「爲什麼不來？」爸爸似乎厭煩地回答說：「我不曉得。」我心中真是紛亂了，媽媽不是明明說和爸爸一同來的麼？我遲疑了一刻，看着這旁坐的女人，這女人亦很注意而輕蔑的看着我，爸爸問了我幾句別的話，就叫我回隊，不要誤了事務。我回轉身走了，偶一回頭，這女人把嘴湊到爸爸耳邊問話，爸爸很親熱的笑着告訴伊。這個笑容，在我們家裏，我從沒有看見過，我現在方始破了爸爸是不會笑的迷信。這真奇怪，這女人是什麼人，不論在何一家親戚裏，我沒有見過這女人。唉，媽媽爲什麼不來哩，讓爸爸同了這麼一個女人來，輕蔑的看視我呀。我的心震蕩了，我的身體軟了，腦裏印着爸爸對那女人的笑容，——是媽媽一次亦沒有看見的笑容——可憐的媽媽，你知道爸爸的面上，亦能作這般甜蜜可愛的笑容呵。我這時如同鬥敗的公雞，全身的血脈，幾於停止了，軟癱的坐在草地上。

忽而班長下預備令了，一個同學把我催促起來。我實在無精力再和別人競賽了，別人總沒有像我這時的苦楚啊。但既已報了名，是不容退縮的，祇得振作了出去。當排列齊備，動員令發下的時候，我腦裏忽的又映出爸爸的笑容，和那女人看着我輕蔑的面孔，我不禁如同澆了一杓冷水，起了一個寒噤，頭就昏了，腳亦軟了，神經亂了，怎樣的跑，向那裏跑，我全然不知道了。祇是看着別人的腳跟，隨在後面跑；姊姊，這個結果，我亦就不忍說下去了。

我昏然做夢般立在那裏，忘了勝利，忘了羞愧，偷眼看看爸爸，他卻毫不在意和那女人自在的嬉笑的談着。幾個同學，圍在我面前嘆息我的失敗，說我今天的成績，遠不及平日，班長亦走來問說：「怎麼你今天……」我回答說：「我忽然頭痛。」班長又問：「下一次的競走呢？」我說：「不能支持了，請另找別人罷。」班長無言走去了，幾個同學，亦就離開我去了。

我真是天下最孤獨的人了，沒有一處地方，是我可以立足的；我恨不得變一個蚯蚓，向地下鑽去。恨不是一個鳥，飛向天空去。一切在我記憶中都忘記了，幾萬種的聲音，耳朵裏一些亦不聽見，滿會場的人，一個亦不看見；腦經中，眼睛前，耳朵裏，祇是印着爸爸的笑容，和那女人的輕蔑的臉。

不知經了多少時間，爸爸忽的矗立在我面前，冷冷的似乎慰藉的說：「你今天怎麼這般的失敗？」我猛然聽了這句話，心中一陣酸楚，直衝到鼻尖。我相信我的眼眶，這時泛紅了。第二句，爸爸又變成嚴重帶有偉大勢力的命令詞說：「回去，不許胡說，不許說我到場。」說完，就轉身走了。這話的影響，似乎頭頂上受了一大鎗，心窩裏射了一枝箭，以後的事情，都模糊了；昏昏沉沉，迷迷惑惑，不知不覺間，跟隨了大衆，出了會場門，走在街上，回到家裏，如同受了催眠術，天昏地暗，什麼都不明白，口裏不住的循環的說着：「不許胡說，不許說我到場。」

走到院裏，看見了媽媽，把我從昏迷中提醒了，媽媽看見我，很慈愛的，抱歉的說，「明兒，回來了，累了罷，餓麼？」我一時找不出話說，媽媽又說：「你怎麼不舒服呀。氣色怎麼難看呢？」繼又撫着我的肩頭說：「明兒，不要怨我，不到場來看你，是爸爸說今天沒有功夫。」我聽了這般和婉的說話，看着慈祥的舉動，再想到我今天一天所遭受的，不禁心傷，全部眼淚幾於衝了出來，極力的忍住，手撫着頭說：「媽媽，我頭痛，要睡了。」媽媽很着急的撫摸我的頭說：「受了熱了，快去睡罷。」於是扶我進了房，料理我睡下。

我睡在牀上，媽媽坐在牀邊，勸誡我不要爲了失敗懊喪，勝敗是沒有關係的。我靜靜的，看着媽媽，是這般的可憐，是這般的可愛。那個輕蔑看着我的女人，和爸爸甜蜜的笑容，又映在我眼前；我想我應當欺瞞媽媽麼？許多人都在背後欺瞞媽媽，我亦應當附和麼？良心上允許我麼？對得住媽媽對我的慈愛麼？我決然要大膽的說了，但是那強硬，嚴厲，挾着無上威權的，「不許胡說，不許說我到場，」一句話，隱隱在我耳邊發音了。我終於膽怯，不敢說，祇能昧了良心，跟隨了大衆，隱瞞欺騙媽媽了。我隨即說：「請媽媽出去，讓我一個人靜靜的睡罷。」於是媽媽悄悄的出了門。

這時候，我忍不住了，胸中鬱悒的氣悶，眼中包含的眼淚，都向上衝激了，止不住哭了；放聲哭了，把臉用力揪在被褥上，儘量的哭了。

姊姊，我知道你亦要哭了，因爲我寫到這裏，眼淚又不住的流了下來。

你可憐的弟弟阿明上

(七)

姊姊：

什麼事是可以告訴你的，一切完全和以前一樣，不外乎模糊，虛偽，欺詐，假面具。媽媽終日依然是辛辛苦苦的。爸爸亦絲毫不露出痕跡來。家裏的光線，是灰暗色的；家裏的空氣，是沉悶的。我很覺得無興味，但亦就在這無興味中，一天天過去了。近來爸爸待我比前好多了，出乎意料忽然買了一雙皮鞋給我。歡喜我麼，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討歡喜的；獎賞我麼，我實在沒有可以邀得獎賞的；我很覺得慚愧，當着媽媽優厚的待我的時候，不知道我卻暗暗地蒙了一層假面具，對待媽媽哩。算了罷，我亦祇能負了這罪過，聽候神明的判決了！

讀你的信，知道你的悲傷。你慰藉我的話，很感激，但是有誰能慰藉媽媽呢。真的，祇能照着你的話，委之於天命了；天命是無知覺的，空空洞洞的，但除此以外，更能委之何人呢？

一天的夜裏，爸爸從外面回來，我從睡夢中驚醒，很留心聽着談話：媽媽說，家裏有兩個多月沒有進款了，這個月的用度要不敷了，請你想點法子。爸爸想必是醉醺醺的，隔了好些時不理睬。媽媽又把這兩個月的家用，仔細的說了一遍，爸爸似乎不耐煩的高聲說，近來我的應酬太多了，我亦沒有法想，你另外設法罷。媽媽亦就沒有話說了，接着長嘆一聲，以後就靜寂了。

次日的早晨，媽媽坐在房裏，似乎很憂愁的思索着，看見我的撲滿，問我說，你的撲滿滿了麼，肯借給我用嗎。我說差不多可以滿了，就取了交給媽媽。

姊姊，你想一個小小的撲滿，又何濟於事。以後的困難，媽媽怎樣肩負得起，像這般一個家庭裏面。

唉，爸爸的應酬，果真是太多呵！

明霞上

(八)

姊姊：

不幸的事情，在不幸的家庭裏，果然不幸的發作了。在學校裏，先生常教訓我們；不應當有隱瞞人的事情，日久了，總要明白的。現在果真給了我實驗了。

昨天下午，我放學回來，進了二門，阿秀就對我說，姨媽來了，媽媽在哭着哩。我一驚，即刻走進去。陳媽靠立在門邊，面上敷了一層霜，鐵板似的面孔，不說話，不笑，見了我亦不招呼。媽媽坐在椅上，低

着頭，面上流着眼淚。姨媽坐在旁邊一張椅上，靜靜的望着媽媽，滿面帶着嚴肅的神氣，像似說過一樁情節重大的事件。我招呼了，亦祇微微地應了一聲，媽媽亦不抬頭，我很覺詫異，默默的立在旁邊，心裏不住的跳躍。姨媽忽的勸着媽媽說：「你亦不要傷心，我亦是聽來的，真假亦還不能一定。」媽媽咽着氣，遲緩的回答說：「近來他對家裏的情形，比前更淡漠了。」又接了好些時候，姨媽忽又嘆口氣說：「唉，男人的心腸，是難測的，你亦祇好婉轉的勸他，太激了，反而不好。」這時媽媽哭得更甚了。那個輕蔑看着我的女人的臉，驟然在我腦裏追映了出來，因此我敢於料定，姨媽所談論的，就是我在運動會所經過的，日夜盤據在心裏不能解決的那件事了。想上前證實，徒然增加媽媽的悲傷，亦對不住爸爸的訓誡；上前勸解，又尋找不出一句適當話來；況且我是早已知道的，早已負了這隱瞞欺騙的罪名。

我不耐再立下去，回到房中，倒臥牀上，我的心如同受了衆人的踐踏，情感像被烈火的燻炙。我恨；眼前一切的，我都怨恨，用力把衣衫亦撕破了，兩隻手臂用口咬出血來。

半夜裏，爸爸依然很遲的回來。我以為必定要發生風波了。但是我那可愛的媽媽，絲毫不動神

色，像沒有聽見這事一樣：照常的獨自守候着門，照常的把爸爸脫下的衣裳收拾起來，照常把爐子上燉的熱水倒給爸爸喝，照常平心和氣的談說着。我真奇怪，難道姨媽來說的並不是我料想的事啊。或者媽媽把日間的事忘了啊。果真能這樣的平靜下去，倒亦是很大的幸運了。

但是次日當爸爸出去了以後，媽媽又獨自一流起淚來。我於是更佩服媽媽的忍耐了，這是我們以前所不知道的。

你的弟弟阿明上

(九)

親愛的姊姊：

這封信裏，又送了不好的消息給你。

前幾天，媽媽的精神，就漸減了，常日是長聲嘆息。飲食都減少了，到前天，就病倒了，睡臥在牀上，爸爸雖然來看了一二次，但亦沒有說請醫生看治的話。

今天早晨，我坐在媽媽牀前，默默的陪伴着。媽媽執着我的手，在一聲嘆息裏，眼珠隨着滾落下

來，我極力制止我的悲楚，隨後媽媽向我說：「你寫信給姊姊麼？」我應着說：「寫的。」媽媽又說：「你寫封信給姊姊，說我叫他回來，不要說我病，他知道了要發愁的。」我答應着。但是我決不肯把媽媽生病隱瞞你，我已經下了決心，以後不再做一件欺騙隱瞞的事情，像這一次我所遭遇的。

姊姊，請你接了信即刻告假回來，媽媽實在盼望你咧；也許你回來了，稍微可以慰藉可憐的媽媽破碎的心呵。

我這裏不多寫了，且等當面談罷。

你的弟弟明霞上 (完)

不是謎語

(秋山)

本雜誌的撰述人，有一大一小，請讀者猜猜他們是誰。



棕欖玉容霜之

效用

敷粉之前。若先輕擦玉容霜。必能分外鮮艷。不含油質。皮膚多油者用之最宜。保護皮膚。不受風日之侵。而免起縐及雀斑膿疹等病。已患者能即消除。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啟

幾方面計算

凡事，僅從一方面計算，甚是容易，若從幾方面計算，欲得萬全者甚難，卽如儲蓄一端，既要穩固，又要有利，更要有特別希望，三者已不可得兼，况又要取用便利，方法正當，能於種種方面，無一缺點，且極完備者，惟有本會足以當之，本會保障儲款之數，人所盡知，穩固自不必說，期滿還本，又有紅利，有利亦不必說，每月特獎，已有三萬五千餘元，希望之大，不問可知，此外若照章行事，二年以後，隨時可以抵價，其便利與正當，又何待言，是以人苟不願儲蓄則已，如願儲蓄，由幾方面計算之後，無有不願向本會入會者，此佈。

上海法租界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啓

詳章函索卽寄



石頭和黏土

呂伯攸

她在長途的火車中，已顛播了一天一晚；現在總算到了V站，正僱好一艘小船，向她的故鄉——松城——進發。

她離開故鄉已經一年半了，雖然，她在篷窗裏望出來，所見到的沿途不絕的石牌坊，以及那年新造起的一條「利渡橋」，依然如舊，一切都如舊。

祇有她的思想，卻不能像那些靜物們，永遠沒有變化，永遠像一年半以前一樣。——真的，假設那時，她的思想是一個「十」號，那末，此刻便至少可以說是「二」號了。

她在一年半以前的哲學，彷彿就祇有男女的愛，而沒有其他一切的愛的；所以，當她父親阻止她和那青年壽春結婚的時候，她便會撇下了她的父母，跟着壽春，一同逃跑，而且永遠痛恨她父親的頑固。

她曾經立過誓，「永遠不再回到父親的松城去。」的確，在她那時的思想，認定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就如一塊巨石上敲下來的小石子，早有了分離的現象了；至於戀人的關係，那纔是兩塊黏土的遇合，結果便會搓團成爲一個「個體」的。

由這個思想的實現，便演成了一年半以前的一幕。

那是一個夏天的傍晚，她剛洗過了澡，靠着那隻放在梧桐樹下面的籐椅，搖着蒲扇，在靜靜地聽那牆外雜樹叢中的蟬聲，一面卻正凝想着她的年青的壽春——她的情人。

她想：「他爲甚麼好幾天不來了？也許，那天他託人來求婚，被父親拒絕了，所以他不好意思再來嗎？其實，我的心……」

她還要想下去的時候，突然，在後門上發生了輕輕地幾下叩門聲。——這是她聽慣了的，是每次壽春來會她的信號，她便很輕快地把兩扇後門開了。果然，現在她的面前的，就是她所思想的人，她是何等地喜悅啊！

「壽哥，你爲甚麼好幾天不來了？」她很天真地輕輕的笑着說，緊緊地望着壽春。

「我那裏還有面孔來！」

「那末，你此刻怎麼又來了——啊，壽哥，我看你的臉色很不好，可是爲了那天的事，在傷心嗎？但是，我終於是你的……」她不住地撫摩着壽春的手背。

「你還不知道嗎？我們是也許不能再相見了……」壽春顫抖地說。

「怎麼啦，怎麼啦？」她很有些驚惶了。

「唉，你的父親，已經把你許給本城的富翁王又湘了，你怎麼還不知道？而且，他一面又在縣裏告發，說我是革命黨，現在偵探們正在搜捕我呢！你想，我那能離開你；但是，要不走呢，准定是送了性命……」壽春說着，真的流下淚來了。

「真有這樣的事嗎？唉，可惡的父親……那末，你還是暫時離開我罷，以後總……」她的眼眶也潮潤了。

「那不能，不能，我情願被他們殺頭，決不……」壽春表現得十分地堅決。

「那……怎樣……辦呢……」她靠着那扇後園門，嗚咽起來。

「除非……你……跟我一同走！」

「唉！她默默地思念着，不住地縐着眉尖。「甚麼時候走呢？」

「立刻，立刻就走！」

「可以讓我拿些東西嗎？」

「不能，不能，我是愛你的人，不是愛你的東西；否則，偵探們就在我的後面，我就爲你犧牲了！」

壽春慷慨激昂地說着。

意志薄弱的她，一時爲感情所蒙蔽，也來不及考察他的真假，就這樣帶着她一顆火熱的心，離開了十七年來從沒有離開過的家園——父母。

月色漸漸地上來了，照到東門外急駛着的一艘篷船，更照到那船艙中緊緊地並坐着的一雙情人——她和壽春——他們正在開始嘗試那艱苦的遁逃生活。

他們在月光下望見那沿途不絕的石牌坊，望見那新造成的「利渡橋」，在壽春果然都是異鄉風物，不足留戀的；但是，在她，卻總覺得故鄉漸離漸遠了，緊張的心絃上，不免要彈奏些淒涼的調

子，於是，她惘然了。

他們在第二天早晨，纔到了H地，又從N站換了長途火車，顛播了一夜兩天，總算到了壽春的家鄉了。那可憐的她，卻已在這個時期中，消失了她聖潔的處女的貞操。

古聖賢式的壽春的父親，雖不能贊許他們這種結合，然而，不要他荷包裏掏出一個小錢來，卻現成做了公公，這或許是尚有可恕之道，因此，在他的一陣咆哮以後，便也默認的了。

祇是她的父親，覺得這種無恥的私奔，足以玷辱他那大紳士的顏面，足以敗壞他祖宗的門楣的；因此，他憤懣極了；他惜跋涉長途，趕到壽春的家鄉，上K縣公署裏去告了狀。

到了開審的時期，早已驚動了K縣全城的人們，大家都以為這是一件空前絕後的奇案；的確的，在閉塞的K縣人的耳目中，從來也沒有聽到或看到過這「自由戀愛」的四個字；雖然，在一部康熙字典中，也能分開了找得出來。

然而，那承審這案件的知事，卻到底尊重了他倆的志願，替他們將好事撮合成功了。自然，她的父親是敗訴了。

他當場便氣得吐了一口鮮血，險些兒昏倒在公堂上；因為他明白這訟事的失敗，並不是由於那知事的不公，實在的，實在還在他那不肖的女兒，有意和他搗了蛋；要是，當那知事問她「願意嗎？」的時候，她祇要輕輕地吐出一個「不」字，還怕那壽春父子不定了罪！但是，現在是不相干了，「女生外向」，祇得由他如數擔任了訟費。

他頹喪地從縣公署出來，一見了壽春的父親，不覺把一腔怒氣，完全想向他身上發洩了。

「哼，哼，你生得好兒子！」這是他頂好的一篇討伐檄的第一句。

「哈哈，彼此，彼此！」壽春父親像冷針一般的詞鋒，刺痛了他的心裏了。

他的勇氣全消失了，他不敢再擡起頭來向那仇敵望一望；於是，他又吐了一口血，抱了一肚皮的怨憤，離開了K縣。明天，他「驅逐不肖女」的告白，也刊載在K縣各報的封面上。

她和壽春，便由知事主婚，在N公園中，行了文明結婚禮。

她對於她父親的懷喪，並沒有一些同情；她祇覺得他太使她難堪，她便誓不再回松城去。

第二年的殘春，當那千片萬片的桃花瓣兒，紛紛墮地的時候，他們的愛情結晶，也呱呱墮地了。

在理，在這愛情的樂園裏，茁發了一根小小的嫩芽，應當如何地使他們的生活上，增添些生氣；但是，事實卻決不如此，這也許是她所不及料到的。真的，壽春近來對於她的態度，也像時序一般地，自高熱度漸漸降到冰點了。——不，時序會從嚴酷的冬天，將轉到炎炎的夏天的，而壽春的愛情，卻永遠停留在白熊出沒的地方，不復看見他的春天到來了。

她在愁悶中做了母親，幸喜那雪玉可愛的小天使，終日陪伴她度過這寂寞的光陰，壽春呢？但三天五天不見一次面，即使晤見了，也不會向她說一句話，祇是接續地表現他那種種落寞而無情的態度。

她的寶貴的青春，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消磨了一年多。她既然斷絕了父親母親，當然也連帶地斷絕了父親母親的親友；至於壽春家的親友，尤其始終認定她是一個下賤的女人；一個幹了私奔的醜事的女人，在社會中是何等沒有面子！她沒有和她同情的朋友，她祇有自己慰藉自己。

雖然她也曾念過幾年所謂洋書的；可惜，她對於新思想的堂奧，終於還給一根舊禮教的門檻阻擋着；她沒有提出和丈夫離婚的勇氣，而且也不忍和丈夫決絕。她彷彿暫時漂流在一個絕島上，

不時的，還在失望中希望那載着幸福的船，有一天會出人意料地向她的島岸邊經過。——那時，她一定會重覆回到她「愛」的大陸了。

她癡心地盼待着，有時自然會使她的哲學，根本有些動搖；可是，這僅是淡淡地一霎那，僅如那電燈開關，略一扭動時，那電光在黑暗中閃爍一次的一霎那。

她終日調弄她的愛兒；可以自言自語地向他說幾句話的，也就祇有這個無知的小孩子。

有一天，壽春忽然回來了，笑嘻嘻地回來了；她突然發現了他那長久沒有過的可愛的笑容，她以為她所夢想着的幸福，大約快要駛近來了；她的眼前，頓時撥開了一重灰色的厚幕。

然而，不幸，她所接續看到的，就是她丈夫手中的一張照片，一張綺年玉貌的女學生照片；原來她丈夫的媚笑，也就是對着這照片中的她，正在表現他熱誠的愛。

幸福的船不來，愛情的海裏卻起了怒濤了；她所有的希望，一齊都化做了憤恨，填塞在她的心頭。她不願她永世死在這個絕島上，她惟有努力地奮鬥。

「哼，這是甚麼東西？」她開始發出她從來所沒有的責問。

「管你甚麼事！」壽春淡淡地說。

「惡人，這是甚麼話，我不管誰該管！」她聲音有些顫抖了。

「嘿嘿，你愛了我，可以跟我逃跑；難道就不准人家同樣地愛我嗎？嘿嘿！」壽春不住地冷笑。

一枝冷酷的利箭，立刻射中在她的心上了；她一向隱藏着的舊創痕，不自知地突然潰發了。她悔恨她以前所做的過失；她憤恨她眼前境遇的難堪；她纔明白，兩塊黏土搓團成的個體，有時竟會破裂成無數的小塊的。於是，她的哲學，再沒有存在的餘地。

她暴怒得像一隻獅子一般了，她用力奪過了壽春手中的照片，撕成了無數小片。

「哼，你這個下賤的女人，敢毀壞我的寶貝嗎？現在老子要打你！」壽春也怒吼起來，立刻提起一張小櫬，向她面前扔去。

她哭喊着，她的孩子也跟着哭；他們閤家的人，卻誰都不來問，祇在房門外面，時時發出幾陣冷笑。

她和他，便由法庭解決，正式離異了。

她暫時住在那孤寂的清風庵裏，不知受盡了多少人的嘲罵；她有時回憶起她的父母，她的孩子，不覺潸然淚下。

她現在雖不能斷定，她的父母對於她，是否像一塊巨石上敲下來的小石子那麼沒有關係；但是，她已感到，她對於她的孩子，的確是一心繫念着，片刻也不能忘懷，雖然在兩個地方分離着。

她似乎已走上了淒涼孤寂的「人生旅路了，」她眼前障着的灰色之幕，漸漸地也變成了深沈的黑色；她絕望了。

一個艷陽天的早晨，她正在清風庵的佛龕前，燃上一爐清香，在默默地懺悔她的過去，突然的，那兩扇少有人來叩問的陳舊的庵門，終於發了一陣剝啄聲。

「信呀，掛號信？」門外暴躁地喊着。

「誰的信呀？」她暫時代替了老佛婆的職務，把門開了。

很快的，從一個綠衣人手裏，立刻遞進一封雙掛號的信來；她如夢一般地瞧着那封信面上寫着的，卻是自己的名字。

這真是出於意料以外的；即使在夢裏，她也萬想不到，在今生的世界上，尚有寫信給她的人，她如在驚濤駭浪中，找到了燈塔了。

她竭力鎮靜，在那回單上蓋了圖章以後，便把那信封揭了開來；同時，跟着那張八行箋一同抽出來的，誰也不想到，卻是一張匯票，一張二百塊錢的匯票。

她還是疑心着，不要是和她同姓名的信，錯投到這裏來了；但是，當她一行一行讀完以後，卻確定是給她的，而且是她所痛恨的父親給她的。

信上的大略是：「……昨聞K地來客言，吾女已與彼僮離異，此着早在我逆料之中……回頭是岸，往事儘可不提；惟長此流落他鄉，我與汝母，均所不安……刻特匯上大洋二百元，信到，望即束裝歸來；父女之情，當尙在也……」

她被感情制服了，她不住地流下懺悔之淚，洗刷她過去的污點；她覺得眼面前所有的，祇有一顆父母的赤誠的心——祇有父母的愛，是偉大的，是沒有恩仇的。

她現在已坐在小船裏，向她的故鄉松城進發；一方面雖不時想着，快要和她父母晤面的快樂；

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又不住地懷念她的孩子，有如失去了一顆心那般難受。

她覺悟了，她覺得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決不會像一塊石頭一般的；因為石頭是沒有心的。祇有男女的關係，纔真是像塊黏土，牠們隨時滲入些「愛」的水分，果然可以緊緊地膠合；等到拼成了一個「個體」以後，水分乾了，便又隨時會分裂開來。

她的哲學，於是根本推翻了。

(完)

宋太祖之白話詩

(徐心吾)

宋代爲白話文學露頭角之時代。皆因由詩變詞。能任白話之發展。且五代羣雄。多出身平民。故所作尤多白話也。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宋藝祖徵時。嘗作日詩曰。「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色之曰。「未離海嶠千山黑。纔到天心萬國明。」徒作門面語。神氣索然。」是可見宋太祖之原作。係白話而非文言。史官強爲改削。致真相盡失。變爲調詞矣。諸如此類。在二千年之文學史上。不難尋覓。蓋皆白話文學之遺跡也。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本行設立已二十一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為(一)活期儲蓄存款(二)特別儲蓄存款利息均較普通存款為優隨時可以支取(三)整存整付(四)零存整付(五)整存零付(六)特別零存整付(七)特別整存零付以上(三)至(七)五種均為囑託存款最適於婚嫁修學養老卹孤之用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上海北京路江西路轉角 電話中央二六一三三五號

中西文具

本館自製及經售各種文具種類繁備品質俱係上選定價亦極低廉久為各界人士所樂用

商務印書館發售

- | | | | | | | | |
|-------|-------|------|------|------|------|----|----|
| 自來水毛筆 | 自來水鋼筆 | 活動鉛筆 | 鉛筆橡皮 | 挾子書包 | 墨水墨汁 | 墨盒 | 硯池 |
| 華文打字機 | 西文打字機 | 算尺規尺 | 各式紙簿 | 繪畫器具 | 信封信箋 | 墨盒 | 硯池 |

另印中西文具目錄贈閱

小421

文學叢書

- | | | |
|---------|------|------|
| 文學評論之原理 | 景昌極譯 | 一册六角 |
| 歐洲文學入門 | 顧鍾序譯 | 一册六角 |
| 文學概論 | 馬宗霍著 | 一册七角 |
| 小說法程 | 華林一譯 | 一册七角 |
| 小說的研究 | 湯澄波譯 | 一册九角 |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智識叢書

叢書

經濟的政治基礎	二角半
衣食住	一元半
都市居住問題	六角
人口問題	六角
家庭與社會	四角半
婦女問題	三角
婦女之過去與將來	六角
優生問題	二角
人種改良學	七角
女子應有的知識	三角
男女特性比較論	七角
性之原理	五角
戀愛與結婚	二角半

杜威教育學說之研究	四角半
柏拉圖政治教育學說今解	二角
近代文學思潮	四角
教育思潮大觀	七角
兒童之訓練	三角
各科之效用與學習法	三角
公民衛生	五角
運動生理	七角
社會問題	四角
社會問題與財政	九角
合作主義	二角
合作論	三角半
湯姆遜日用生物學	五角
海濱生物	四角
地球與其生物之進化	九角
人類進化之研究	六角
戰爭與進化	二角半
將來之大戰	五角
中俄關係述略	五角
德國實業發達史	五角
歐洲思想大觀	六角
近代思想解剖	二角
生活系統	五角
柏格森變之哲學	三角
西洋倫理學小史	三角
宗教基礎	三角
比較宗教學	四角
我的信仰	二角
原生	四角
生死問題	五角
動物與人生	六角
生物學綱要	五角半
德國富強之由來	二角
輸運與通信	四角
科學原理	五角
蘭氏科學常談初篇	五角半
經濟地理學原理	五角
通俗地質學	七角
青春期心理學	七角
商業心理學	四角
心智使用法	三角



那是她

(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圃
白樹田 同譯

小姐們說道：「彼得！請你講一段故事，給我們聽罷！」

彼得是個陸軍大佐，他容納了她們的要求，便捋着自己蒼白的鬍子，先咳嗽了一聲，然後講道：「我現在要講的這段故事，是發生在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那一年，我們那一團兵隊，在陳斯托霍甫地方駐紮。我的小姐們！你們要知道那一年的冬天，真是冷極啦！何以見得呢？就以風攪雪說罷，本是常見的，不算新奇；可是那一年的風攪雪，也尋常不同，沒有一天不把道路堵塞住的；再者那露天站崗的守衛兵，尤其可憐，不論那一天，總有把鼻子凍掉了的。我記得那一年，從十月起，便大冷起來，直冷到明年四月，纔慢慢的回暖。我在當年，並不像現在這樣的老醜，醜得像燻乾了的煙管一般。

你們姑且懸想我那少年時代，年紀甚輕，自不待言；就以皮膚而言，也是細嫩美觀，那紅色像血點一般，那白色同牛乳一樣；總而言之，稱得起是個翩翩美少年了。並且我最好修飾，一切衣履，無不入時，就像孔雀一樣的美麗。尤其是揮霍金錢，漫無節制。我那肩上的鬚鬚，更是拈得異樣出奇，就是那全球上的陸軍旗手，也沒有一個比得上我的。我一舉一動，全能打動女子的芳心；有時候我祇要把眼珠兒一轉，或是把馬靴上的刺馬鐵一磕，或是把鬚子一擺……就是那驕傲自大的美人，她對於我也能變成個馴順無比的小綿羊似的。我是最好女色的，可以說好得達到極點了，我之好女色，就彷彿蜘蛛喜好蒼蠅一般。當年有許多的波蘭女郎和猶太女郎，與我發生戀愛，現在若想計算計算她們的數目，我的小姐們哪！我敢大膽的保險，恐怕把數學上所有的數目，全都集攏起來，也未必夠用的呀！……還有一節，是要注意的！我在那個時候，正充當本團的副官，最喜好的，是波蘭式的跳舞；（這樣跳舞，是與音樂同時並作的。）娶為配偶的，是一位絕代的佳人。但是我當時那種風流狂蕩，卻是你們懸想所不到的。譬如說罷：如果縣裏發生了什麼調戲婦女的惡作劇，或是奪取了猶太人一枚拋伊薩貨幣，或是打了波蘭貴族一個嘴巴，這些事體，不問可知，一定是維耶鐸（彼得之姓）

大佐幹的。

我既充當副官，所以我時常在縣裏東奔西跑：有時我去採辦鈴鑼麥或乾草，有時我把團中的劣馬，挑剔出來，賣給那猶太人或波蘭貴紳；但是這全不是常作的事，我的小姐們哪！我在縣裏作得次數最先的事，卻是以官差的名義，假公濟私，跑到波蘭紳士的集會場，或是富有的地主的家裏，和他們鬪牌。……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正是耶穌降生的那天夜裏，我從陳斯托霍甫到施維列喀村去公幹。我告訴你們那夜的天氣壞極了，真有令人不能忍受之勢，寒威料峭，砭人肌骨，不要說人不能忍受，就是馬也都凍得嘶鳴起來。行了不到半點鐘，我和車夫，便變成兩個冰人了。這不過是寒冷而已，無論冷得如何厲害，究竟可以忍耐；斷不料行至中途，忽又起了雪旋風，把雪攪起來，如同一疋白布似的在空中盤旋飛舞；狂風怒吼，倒像是牠的愛妻，被人劫奪去了一般。因是所有的道路，全都被雪掩蓋，再想辨認，可就難了。僅僅一會兒的功夫，我的身上，車夫的身上，以及馬的身上，莫不被雪灑滿了。

車夫忽然嚷道：「老爺可不好了！我們迷了路啦！」

我說道：「噫呀！迷了路，可怎麼好啊！你這蠢漢！不看着道路，是看什麼來着？既然如此，也沒有旁的辦法，祇得往前走罷！或者在前途碰到人家，也未可定。」

於是我們走了又走，繞了又繞，東衝西撞的，直走到半夜。我們的馬頭，纔頂在一座莊院的大門上。直到而今，我還記得這座莊院，是波蘭人勃鴉羅茲哥伯爵的產業。但是波蘭人和猶太人，在我看來，如同飯後的小菜一般。老實說罷，波蘭的貴婦人，也同猶太人一樣，是非常好客的；我並且深知這些貴婦人，對於她自己的丈夫，沒有什麼伉儷甚篤的……

我們到了這座莊院，就把我們放進去了……這莊院的主人勃鴉羅茲哥伯爵，在那時候，正住在巴黎，所以由他的管家波蘭人哈木岑司克款待我們。到而今我還記得，自從進他們的大門，不到半點鐘，我便很安適的坐在那管家住的側室裏，同他的夫人，大聲談笑，大喫大磕，並且鬪起牌來。後來我賭贏了五個赤爾窩，揹次金幣，酒也嗑得十足了，便別了他們夫婦，到一間暖閣裏去睡覺。這是因為側室裏沒有空餘的地方，所以給我撥了一間伯爵住的木板暖閣。

這間暖閣，是個不甚大的小屋，與那絕大的客廳，僅隔一壁。我一進暖閣，便覺着空空洞洞的，陰

氣逼人，並且昏暗無比。那位管家，一面把我引進暖閣，一面對我說道：「你不怕鬼嗎？」

我問道：「什麼？怕鬼？難道這裏有鬼麼？」我說着，就聽見這暖閣裏有模模糊糊的回音，彷彿我口中的言語，和脚下的步聲，都重復了一遍似的。

那管家笑着答道：「我雖不敢說一定有鬼，但是我覺着這間暖閣裏，確是凶神惡鬼出沒最相宜的地方。」

我把我的領帶理了一理，自己已經覺得十分大醉了。我此刻雖然十分大醉，祇因剛纔聽了管家的話，反覺得渾身發冷。俗語說：「寧可見一百活人，不願見一個死鬼。」然而我到了此時，也就沒有法子，祇得上牀就寢。……蠟燭的亮光，照在牆壁上，黯澹極了。在這牆壁上所懸掛的，你們猜猜是什麼？第一是他們祖先的遺像，這些遺像，全是凶惡無比，一張比一張駭人；其次便是老年的兵器；再其次便是打獵時用的獵角。這牆壁上，除了這些實物以外，還有種種奇異的幻象。……這暖閣裏，異常的沉寂，沉寂得像一座墳墓一般。那隔壁客廳裏的老鼠嚙物聲，和木器乾裂聲，我一一聽得分清楚。至於窗外的景象，尤其可怕，簡值的和地獄沒有什麼分別。風聲淒慘，像是爲死人唱經一般。

大樹的枝幹，搖來搖去，帶着嚇人的聲響；更有一個女鬼似的，大約是那大像的支柱，響得尤其淒慘，彷彿震動了窗櫺。你們還要知道！我在那時，並不是清醒的人！我正在頭暈目眩，覺得天旋地轉之際，偶一閉目，便覺着我臥的牀榻，彷彿被人抬了起來，滿屋裏亂跑似的；我並且覺得同衆鬼作耍，相互從頭上翻金斗，翻來翻去，更覺頭暈可怕。我爲減輕害怕起見，連忙把蠟燭熄滅；因爲在黯澹燈光之下，看着這間空房，比在黑暗中還覺可怕呢！

聽講的三位小姐，聽到此處，不由得全把座位向大佐近旁移了一移，並且目不轉睛的向大佐望着。

大佐接着講道：「我到了此時，雖然想睡，但是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想作個好夢，更是夢不到了。我在此時，不是聽見像是賊人攀登窗戶的聲音，便是覺得有人在我耳邊囁囁私語；要不然，就覺着有個人，在我的肩上，輕輕的撫摩；總而言之，全是鬧鬼的景象。這種景象，凡是經過神志昏迷的人，都是知道的。不但如此，我在這鬧鬼的混雜聲中，還清清楚楚聽見一種聲音，像是有個人擲鞋似的。我於是側耳一聽，你猜怎麼樣？我竟聽見一個人，向我的房門走來，一邊咳嗽着，一邊開門……」

我連忙起身問道：「什麼人？」

祇聽一個女人的嗓音答道：「是我！……你不要害怕！」

我於是匆匆忙忙的向房門跑了過去……不多的時候，我就覺得有兩隻女人的纖手，綿軟得像鴨絨一般，搭在我的肩上了。

她又鶯聲嚶嚶的向我說道：「我愛你！……我看你比我自己的生命還要貴重呢！」

正在這個當兒，我忽然覺得有一口很熱烈的煖氣，向我的臉上，撲了過來，立刻我的腮頰，被她吮了一下……我到了此時，立刻把雪旋風，鬧鬼，和世間的一切，全都拋在記憶以外；伸開兩臂，就把她的腰摟住了……若問這是個什麼樣的腰，我敢說，這是造物主特別定造，十年纔造一次的，真是楊柳細腰，如同用鑷子鑷出來的一樣。她那聲息之細弱，體溫之柔和，竟與孩提之童一般無二。我真不能自持了，於是把她攏到懷中，用兩臂緊緊的箍住……我們兩個的嘴唇，緊湊在一處，真是又堅固，又持久。我大膽在普天下女子之前，告個罪兒罷！我敢說這回的接吻，直到我走進墳墓以後，也是不能忘的。」

大佐講到此處，停了一會兒，嗑了半杯茶之後，又接續着低聲講道：「到了第二天早晨，我隔着窗戶向外邊一望，祇見那雪旋風益發的大了，要想起程，那是絕對不能的；祇好依舊坐在管家的房中，終日飲酒鬪牌，以資消遣。一到了夜晚，還是住在那間空洞的暖閣裏，到半夜仍是同昨夜相識的那楊柳細腰，互相擁抱……小姐們哪！我在那時，若是沒有愛情維繫着，我恐怕悶也把我悶壞了；卽或不然，也能把我睡壞了啊！」

大佐講到此處，長歎了一聲，便立起身來，在客廳中，來回踱着，默默無言。

聽講的小姐們裏，有一位等得不耐煩了，便問道：「可是……以後怎麼樣呢？」

大佐毫不介意似的答道：「以後沒有怎麼樣，第二天我就起身走了。」

小姐們一聽，全都狐疑起來，便異口同聲的問道：「可是……那個女人是誰呢？」

大佐說道：「她是誰？何待言呢？不是很明顯的嗎？」

小姐們說道：「一點也不明顯！究竟是誰？」

大佐說道：「就是我的夫人哪！」

三位小姐聽了，立刻全驚訝得跳了起來，問道：「是尊夫人……怎麼尊夫人竟會到這裏來呢？」大佐帶着不平的神色，聳起肩來，說道：「噫呀！上帝呀！我所講的，還有什麼不明白麼？我不是彷彿講得很清楚嗎？我不是說，同着賤內，到施維列喀村去了嗎……她就住在暖閣隔壁那間房裏……這不是很明瞭顯著的嗎？」

小姐們全都大掃其興，不由得一同垂下頭來，喃喃說道：「唉！唉！一起首講得多麼好，誰知到末尾卻是這樣的結局……自己的夫人……請你原諒！我敢說這段故事，豈但沒有趣味，簡直的是欠高明啊！」

大佐說道：「奇怪！奇怪！我已經明白啦！你們總以為我所遇的，不是我的夫人，卻是我的外婦，那纔合你們的心思，對不對呢？唉！小姐們哪！你們現在就持這種論調，倘若將來出嫁以後，更當如何呢？小姐們全都羞得一聲不響了。她們聽了這段故事，全都氣悶的了不得，緊皺着雙眉，現出十分掃興的樣子，還不住的欠伸。直到喫晚飯的時候，她們還是悶悶不樂，什麼也沒喫，祇管默默無言的，把麵包捻成球兒，可謂無聊已極。」

她們中間，竟有一人忍耐不住了，很氣憤的說道：「這段故事，不但不好，而且……殘忍沒有良心！既是這樣的結局，就沒有講說的價值！我敢說這段故事裏，一無可取……並且是粗鄙不堪！」

又有一人接口說道：「起首頗能引人入勝……可是講到結局，卻大大的失敗了。這樣的故事，祇可謂之兒戲，還有什麼別的可取呢？」

正在這個當兒，大佐忽然插口說道：「喂！喂！我鬧着玩呢！不要生氣！小姐們！我鬧着玩呢！那不是我的夫人！那是她！——管家夫人！」

小姐們齊聲說道：「這纔對呢！」

於是小姐們登時喜形於色，一個個全是雙眸爛爛發光……她們全向大佐身旁移近了些，並且給他斟起酒來；隨後便一句跟一句的，向他詳細的盤問。這麼一來，不但剛纔的氣悶，立刻雲消霧散，就是這頓晚飯，也不知不覺喫得十分香甜暢快。這是因為小姐們被喜氣一激，她們的食慾，便隨之陡進了。



美的究竟

(劇本)

張慧劍

羅茵(美學家)

黎經理(百貨公司經理)

劉庶(羅茵的友人)

余忠(羅茵的僕人)

甲乙丙丁(四個美學家)

(第一幕)

布景：一家百貨公司門首，四邊門窗，陳列各種出售的物

品。美學家羅茵，正俯身在窗櫺裏收拾着。

羅(喃喃自語) 這有什麼美呢？不奇怪嗎？一個大理石底的金

色小鬧鐘，牽引在兩隻綠玻璃瓶的三角線上，這究竟有什麼

小說 世界 美的究竟

美呢？但人們走近前來看時，總異口同聲的誇着好看！(說時，他探身進去，將兩隻綠玻璃瓶的地位，移動了一下；把他和那小金鬧鐘，排成一條水平線。)

劉庶自右方上場，遠遠地向那門窗看着。

劉 我那朋友羅茵，真是一個少見的有美學天才的人。只可惜他的天才，却賤賣了；他替這家百貨公司，做整理一切陳列品的職員，每月只拿三十個銀圓罷了。看這門窗，他所整理的一部分成績，已經給我們一種大大的美感，他畢竟是一個難得的美學家！(說時，走近窗前。)

羅(仍低頭喃喃自語) 我如今且把這瓶，這小鐘，換一個樣子

羅列；看一般人們還誇獎他美否？

劉（抬頭見羅正在工作）喂，朋友，不管是那一種陳列的方法，

在你這富有美學天才的人手裏做來，總不會不美的。

羅（仰頭視劉）哦，什麼道理？

劉（隔着玻璃窗答話）這就是你神聖的美術意念驅迫而成的了。充滿了你腦筋，是美的顏料。用這顏料，加到各種可以表現的物體上去，怎麼會不美？

羅 美嗎？恕我說一句膽大的話，你們雖然稱我為一個美術家，可是我對於美的意義和界線，很覺迷茫。把我所陳設的物品的狀態，去合別人所陳設的比較，我並不覺得我有什麼特別的美處。

劉 你能懷疑最好，朋友，對於一切事情肯懷疑的人，他常常可以得到許多便宜。（說過，點一點頭，自左方下。）

羅（把門窗關好）一個神祕不可思議的問題：這究竟有什麼美呢？誰能給我一個完全的答案（面露迷惘之神氣，凝視窗外）。

黎經理自內上，立羅身後。

黎 羅，你工作完了嗎？

羅 哦，差不多了，還有三隻玻璃櫃不曾收拾。

黎 你是很辛苦的，但你所努力得來的報酬，並不菲薄。你看，這裏又有一封信誇獎到你了。若是我的記憶不曾錯，這許是第八次讚美你的信了。

羅（露惶惑意）真奇怪！我常常會得到這種意外的獎辭。

黎 意外這也算得是意外嗎？沒有箭靶，誰來放箭？你聽我讀，這封信多麼懇切動人。

羅.....

黎（讀信）貴公司櫥窗裏的物品陳設，何以會那麼動人？我看了那美麗的窗簾，襯出各種玲瓏的小物事，一種整齊而美好的形態；總像挾了一股特殊的美的吸力，將我的心神吸引了去。我承認貴公司管理陳設物品的那位職員，是很能盡力於他的職務，而且富有美學上的天才的。

羅.....

黎 不要忘了，這是本地最有名的一個美學教授寫來的。

羅.....

黎（舉手搭在羅肩膀上）老朋友，你能用美術的手腕，替我們公司裏造成這麼大的聲譽，你真不愧為本公司裏有榮譽的職員！就如這些信，裏頭有幾句使我看了快樂的話，我每每從一遍，兩遍，看到十幾遍；還不覺得厭倦，這不都虧你嗎？朋友，你應當接受我感謝的意思。

羅（微笑）我很願意使經理快樂，而且也是我的義務；不過，經理，你能不能答覆我一個問題？我所陳設的這些物事，形態上究竟有什麼美呢？

黎 究竟究竟，天下事一追究他的究竟，是很難得滿意的答覆的。但你陳設物品的方法，總歸不能不說是美。只要人們的眼光不近視；他總和我同情。然而你得恕我，究竟有什麼美，我却答不出來。

羅（仰頭望天）天啊！誰能給我一個完全的答案呢？

黎 羅，你別學那些點頭點頭，慣發玄想的哲學家。你可以放出

膽子來，你得來的美學家頭銜，實在是貨真價實！（說完，一笑自左場下。）

羅（仍仰頭望天）天啊！誰能給我一個完全的答案呢？

（幕下）

（第二幕）

布景！一間客廳，佈置得非常華麗，而且適合於美的原理。

甲乙丙丁四個美學家，圍坐在裏面談話。

甲 我們今天到此地來的任務，不僅是參觀羅茵先生最新的美的陳設，還得認識認識這美的究竟；因為羅茵先生的信上寫得明白：他已追尋出這美的究竟來了，他預備今天表現給我們看。

乙 好一個偉大的工作！我對於這絕世聰明的美學家，抱了無上的敬仰和無限的同情！

丙 羅茵先生一向對於美的究竟，就很懷疑；他不信這相對的比較，合眼的狀態——就是人間世所謂美的狀態，是一種至竟的美。他追究了十幾年，去尋覓這至竟的美；却終於失敗。

這時忽然迅速地讓他尋着了，他該如何的歡喜！

丁 平心說：這考美學家也夠苦的了。十餘年來，他的地位，一步一步的往上昇；他的心神，却一步一步的往下墮。在最近一個時期，他的意念，完全包裹在黑暗的帷幕之中，說話和動作，簡直像帶了一種神經病的徵象。好了，今天可以有拉開黑幕重見光明的希望了，因為他已經捉住那個迷惘的「美的究竟」哩。

羅僕余忠自右場上。

余（很熱練的向四位美學家說話） 諸位先生，我家主人請你們進內室裏去坐。

甲 哈！我們的好運來了。我們的眼睛，和那著名美學家所佈置的最新的「美的陳設」，要正式接觸了。

乙 並且要認識那「美的究竟」——那美學家一向懷疑的「美的究竟」！

丙 丁 果然是難得的好機會，我們快進去看看吧。（四人隨余忠下。）

（幕下）

（第三幕）

布景：台口安設一假門，門兩旁用黑布拉開隔著，算是假牆。臉色較前稍蒼老的羅茵，站在門口，擋住一般人的視線；不讓他們看出那門裏是一種什麼樣子。甲乙丙丁四人，隨羅茵余忠上。

羅 好啊，諸位！

甲乙丙丁（同聲說）好啊，羅茵先生！（余忠自左場下。）

羅 因為我得了一個小小的成功，要實證我認為成功的這個事件，是不是真算得成功；所以很大膽的請了諸位來。

甲（熱烈的着） 我們極感激羅茵先生的厚意，讓我們得到這稀有的機會。（露出問訊的神氣）羅茵先生，可就預備這時候實現給我們看嗎？

羅（莊嚴的笑着） 立刻，立刻就要實現在諸位眼前了。現在還有一點空閒時候，讓我再把我的意指，陳述一遍。

甲乙丙丁（同聲說）那是我們極歡喜聽的。

羅（演說） 說也慚愧，我的學問，何等的淺陋。我不過把一切東西的陳設和裝飾，弄得比較合宜，社會上竟然根據這微小的

一點：把我捧成了一位美學家。實在我對於美的意義和界線，是很覺迷茫的。我常常想：教社會上對於我的期許，不至於十分失望，於是我就找了一件孤獨而無謂的工作；便是去研究美——研究美的究竟。我的意思，我能把這美的究竟探索出來，公給社會上的人衆，總可算是我對於社會的期許的一種報答了。不幸我的思想很遲鈍，這簡單的一個問題，竟將我磨折了十一年頭；一直到現在，才捉住他的答案。

甲乙丙丁（同聲說） 答案怎樣的一個答案？

羅（微笑） 這且不忙，我在這答案揭曉以前，預備先請諸位參觀我最新發明的一種美的陳設！

甲 一種最新發明的美的陳設嗎？

羅 是的，這雖僅僅是臥室陳設的一部，但可以代表美的全部精神！

乙 是不是美的究竟呢？

羅 這却不便答覆。但我希望諸位，不要把我這最新發明的美的陳設；和美的究竟併爲一談。在合宜的時候，我自然會再將

美的究竟實現給諸位看的。

丙 那嗎，就請羅先生將那最新發明的美的陳設，實現出來罷。羅點首，移動身軀，讓甲乙丙丁四人進門去。管場的人立刻將那假門，和黑布做的假牆，一齊拉開；於是門以內的全部狀態，進了羣衆眼簾。

場的東首，安放一張木架子牀，帳，褥，枕，被，全凌亂的陳着；靠木牀邊近，再擺些桌椅之類，全是一種粗笨的樣子。擺法以不整齊爲第一義。桌上也可以亂擺幾件小物事，務要表現出這是一間臥房，而陳設法完全和尋常人家的臥房不同；既僻，又雜亂無秩序。

羅（得意的笑着） 呵，這可不是一種最美的陳設嗎？

甲（囁嚅的說着） 最美的陳設，我想這或者可以算得；但其中像蘊蓄了什麼神奇的意味，我極想求羅茵茵先生給我解釋。

羅 解釋？這種顯明的事實，何以還要解釋？美學家在這時代的潮流之下，已漸漸投降給偉大的自然，自然能支配美學的一切；差不多成爲美學家公認的定條。我適應自然的道理，發明

這一種自然的美的陳設，誰能推翻我這穩適的法則？

甲乙丙丁（相視惶然）……

羅 你們沒有看自然派畫家和雕刻家的作品嗎？他們預測將來的美的實體，全是奇特的樣子；而且大都是我們所認為很醜的那麼，一部分的美——裝飾和陳設，又何嘗不是一樣的道理！諸位要知道，美和醜的分判，基於各人不同的觀念；並沒有一定的定律。看這種陳設，（嘗時以手指木牀和那凌亂的桌椅在）一般人，或者可以攻擊他是不美；但美學家的腦中，却不能容納這悖理的見解！

甲乙丙丁（同聲說）不過……

羅（不顧甲等四人的懷疑仍接說下去）因為美學家本身，先就不明瞭美的真意義是怎樣。無論那一個美學家，他對於美之一字，總有很大懷疑。他如何可以咬定一般人認為不美的不美，就真是不美呢？難道不美的東西，便不許另一個人承認他是美嗎？而且，究竟……

甲（領悟似的說）哦，羅茵先生，你要實現的那個什麼美的究

竟，可就是這種亂糟糟的樣子嗎？這就是一種美的究竟的實現嗎？

羅（急辯）不，不過是我發明的一種自然的美的陳設罷了，並不是美的究竟的實現。諸位如果願意去研究那個問題，讓我再領你們去看。

甲乙丙丁（同聲說）我們願意之至。

羅 那麼，讓我領你們到後面一間房裏去看。

羅領四人，逶迤行一周。管場的人立即將那假門，和黑布做的假牆，照前樣擺好。羅率四人，仍回至門次。

羅 到了你們在不曾認識這美的究竟以前，可有什麼感想嗎？

丙 我們的感想：第一，是希望我們不至於失望。

羅 啊，好一個冷刻的譏諷！

丁 這僅僅是我們的希望罷了，但據我想：我們是決不會失望的！

羅 好，現在就請你們進去看，你們得喚起各人的注意，美的究竟——大家一向懷疑的美的究竟，立刻就要實現在這房中

了。

羅語畢，便斜靠着身子，讓四人進房。管場人仍照前法，急將假門假牆拉開。裏面所蘊含的神祕形態，完全暴露出來。

但裏面僅僅有一塊大黑幕垂下，表示這是一間空房，沒有
一些陳設的東西。剛纔擺在裏面的木牀桌椅等物，也被場
內的人用迅速的手段，一齊搬走了。

羅（用凝重的神氣正眼向甲等四人說） 美的究竟，大家靜靜
的來認識這美的究竟！

甲乙丙丁（同聲驚異的說）噢！美的究竟，一間空房！

羅（發怒）誰說這是一間空房？你們一般有頭腦的美學家，難道會有一點想象的能力？你們何以連這裏面的道理，都想象不出呢？

羅（做出演說的姿勢） 讓我告訴你們：在兩千幾百年以前，希臘哲學家嘗將一個「有」，作為宇宙的實體的；我却和他玩一套相反的吧戲，我認為美的實體祇是「無」。所以美的究竟，雖然神祕不可思議；但是他的歸結，總逃不了那一個「無」。

我們如果用寧靜的腦筋，去從「無」的中間，尋索那究竟的美；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滿意的意象。人間世的意象的美的究竟，不能顯現在一種形態上面；但却逃不出空廓的「無」，諸位明白嗎？現在我再給諸位以一個淺顯的美的界說：（用重音）說美的實體只是「無」！所以美的究竟，也包括在「無」的中間！

羅語畢微笑，回首去看那片黑幕。甲乙丙丁四人互相問答。

甲（迷惘） 我不懂！

乙 誰懂？

丙 我看他要改行了，他原來是一個哲學家的材料！

乙 他也不算不了是哲學家，他只可算是一個不着邊際的玄學家！

丁 現在，我也要借他的口頭語，請教諸位了。你們在已經認識了這美的究竟以後，可有什麼感想嗎？

甲乙丙（同聲說） 啊，感想，失望失望！

（幕下）

我不會作劇本，而且以前也不會作過；這是我試作的一種，不過藉以發抒我腦間適有的一片感想，是決不能實演於舞臺上的。此外，我認全文有很多不妥的地方：第一，玄話太多。第二，引用哲學典，有冒過其實處。如最後一幕，借希臘哲

學家的「有」做羅茵先生所主張的「無」的反映；而忘了他們的「有」是 Being，而羅茵所主張的「無」是 Nothing；不是 No-being，兩者間是牽扯不來的。

十六，二一，作者附記。

蘇曼殊詩集

(編者)

蘇曼殊詩。於曼殊物故後。柳亞子爲之編次。然所印不多。今已不易得矣。瘦鷗亦曾輯其殘稿。而刊印似不甚精。最近亞子公子柳無忌君重爲編訂。所輯比以前各本均爲完備。用仿宋字中國連史紙精印。誠第一佳本也。

汲古閣本唐元人集

商務印書館影印

唐四名家集四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一元六角
毛邊紙印 一元三角

寶氏聯珠集積藏言編

李賀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

李賀撰

唐風集三卷 杜荀鶴撰
唐英歌詩三卷 吳融撰

五唐人詩集五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
毛邊紙印 二元四角

孟襄陽集三卷 孟浩然撰

孟東野集十卷 附一卷 孟郊撰

追昔遊集三卷 李紳撰

金荃集七卷 別集一卷 溫庭筠撰

香奩集 韓偓撰

唐六名家集六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三元六角
毛邊紙印 三元

常建詩集三卷 附錄一卷 集外詩一卷 常建撰

章蘇州集十卷 拾遺一卷 章應物撰

王建詩八卷 王建撰

鮑溶詩六卷 集外詩一卷 鮑溶撰

姚少監詩集十卷 姚合撰

韓內翰別集 附補遺 韓偓撰

唐人八家詩八册一函

定價 連史紙印 四元
毛邊紙印 三元四角

丁卯集二卷 許渾撰

甲乙集十卷 羅隱撰

碧雲集三卷 李中撰

李文山詩集三卷 李羣玉撰

李義山集三卷 李商隱撰

薛許昌詩集十卷 薛能撰

長江集十卷 附錄一卷 賈島撰
臺閣集 李嘉祐撰

元人十種詩 三册二函

定價 連史紙印 十二元
毛邊紙印 十元

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 元好問撰

薩天錫詩集三卷 集外詩一卷 薩都刺撰

金臺集二卷 迺賢撰

玉山草堂集二卷 集外詩一卷 顧阿瑛撰

吟嘯集 宋無撰

翠寒集 宋無撰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 附錄一卷 倪瓚撰

南村詩集四卷 陶宗儀撰

句曲外史集三卷 補遺三卷 附一卷 張雨撰

霞外詩集十卷 馬臻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售

高 等

運 動

用 品

本館獨家經理美國著名運動用品製造家迭生公司之出品種類齊全備貨充足可供各地運動會之採用運動家平時練習如用此項出品技術更易猛進



網球用品
足球用品
籃球用品
壘球用品
隊球用品
杖球用品
田徑賽用品
游泳用品
運動衣鞋
計時表

風 琴

本館製造孔雀牌風琴式樣精巧種類繁多聲響準確質料堅強以供學校教授及家庭娛樂之用實為無上妙品定價每座自二十元起至二百四十元包裝運費在外另印音樂用品目錄承索即寄

手拉風琴
單步鼓
號口琴
號叫琴
軍號
軍笛

搜神記。是中國一部很早的神怪小說。作者題名是干寶。但據多數的人說。如今所見的本子。已非干寶原書。但就文字而論。決非六朝以後人的手筆。

搜神記的好處。人家以爲是聊齋一類的小說的初祖。然我以爲卻非如此。他的價值。就是因爲他是一部很早「民間傳說的故事」。

因爲他中間所記的。都是當時候流傳在平民口上的故事。並不是作者一人杜撰出來的故事。一直到現在。搜神記中的故事。還有好些。流傳在平民口上。而傳說的人。是以口耳相傳授而來的。並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他們雖然能說這幾個故事。他們卻不知道搜記是何物。可見搜神記中的故



讀搜神記

胡寄塵

事。就是民間流傳普遍的。

中國民間傳說的故事很多。然大家都知道是沒有記載入書的。不料在搜神記中。卻有許多。據我所知道的。有下面所舉的四個。

第一個是「蠶的故事」。大略說。

在太古時候。有個軍官。出征去了。他的妻女同居家中。軍官久不回來。他妻就說道。有那個尋了我的丈夫回來。我就把女兒嫁給他。他家裏養的一匹馬。聽見了這話。就跑到軍官所在的地方。尋到了軍官。悲鳴不已。軍官知道家裏有事。立刻騎在馬背上。馬就像飛一般的跑了回來。到了家中。和妻女相見。談起這件事。他就很高興。以為把女兒嫁給馬。是斷無此理。如不給他。又失了信。可是那匹馬。自從把主人馱了回來。就時時對著主人叫。軍官知他的意思。以為既然如此。倘不將女兒給他。就須將他殺掉。才免得被他纏糾不了。就用箭把馬射死了。把馬的皮剝了下來。曬在日光中。這時候。他的兒女從馬皮旁邊走過。忽然馬皮活了。將那女孩子包裹在皮中間。飛奔向山上去了。軍官追到山上。女兒沒有了。已變了許多的蠶。在樹上食桑葉。這就是蠶的來歷。

這個故事。見於近人所輯的「鳥的故事。」他是由民間傳說中採集來的。但是這個故事。已見於搜神記中。

第二個是「細腰的故事。」大略說。

某處地方。有一所空房子。傳說房子裏出怪。凡是在那房子裏住的人。都遇著怪物。因此這房子就沒人敢居住了。一天。有個膽大的某人。有心要去看看。是甚麼怪。就一人住在這房子裏。到了夜裏。看見一個黃衣黃帽的怪人走出來。他覺得這屋裏有人。就大聲呼道。細腰。細腰。外面便有人答應。黃衣人道。爲甚麼這屋裏有生人氣味。細腰答道。沒有。黃衣人去了。又有一個白衣白帽的怪人走出來。照樣和細腰問答一遍。白衣人去了。又有一個青衣青帽的人出來。也照樣和細腰問答一遍。青衣人去了。天已將明。某人也學著妖怪呼道。細腰。細腰。外面也照樣的答應。某人問道。黃衣人是甚麼。細腰道。是金子。又問。白衣人是甚麼。細腰道。是銀子。又問。青衣人是甚麼。細腰道。是銅錢。又問。你是甚麼。細腰道。是春米的杵。某人再問。金子在那裏。銀子在那裏。銅錢在那裏。你在那裏。細腰一樣一樣的告訴了他。這時天已大明了。某人就照細腰所說的地方。掘出許多金子、銀子、銅錢出來。

又掘出舂米的杵出來。從此這屋裏怪就絕了。

這個故事。我們鄉間流傳得很普遍。幾乎婦孺皆知。但是這故事也見於搜神記中。

第三個是「女孩子殺蛇的故事。」大略說。

古時候。有個山洞裏。住了一條大蛇。每年八月。附近的居民。要派送一個女孩子。去給蛇吃。否則蛇就要出來害人。這樣已經許多年了。一年。有個膽大的女孩子。自己願意去祭蛇。他卻暗帶了一把劍。等到蛇出洞時。他就把蛇殺了。在洞裏尋出許多人骨來。都是以前被蛇吃的人所遺下的骨頭。這個故事。在我們鄉間也很流行。女孩子們更喜歡說。但他也見於搜神記中。搜神記說。殺蛇的女子。名叫李寄。

第四個是「螺螄精的故事。」大略說。

有個種田的男子。一天在田裏拾了一個螺螄。帶回去養在水缸中。他是獨身。沒有妻室。但是每天在田裏作完了工回來。家中已有人替他把飯備好了。四處望望。又看不見人。每天都是如此。種田人覺得很奇怪。有一回。他躲在門背後。假裝出去了。只見水缸下有個大螺螄爬出來。螺螄中走出

一個少年女子來。替他煮飯。種田人偷偷的從門背後走過來。把那空螺螄殼藏在身邊。然後把女子抱住。女子尋螺螄殼不著。無法逃去。只好做了他的妻室。後來生了一個兒子。種田人很喜歡他。但有一天。兒子哭得利害。要討還他母親的螺螄殼。種田人怒了。把螺螄殼擲給他。擲在地上。已經粉碎。但女子毫不著急。用眼淚把螺螄殼黏補了起來。自己躲入殼裏去。立刻就不見了。

這個故事。在我們鄉間。也流傳得很普遍。有許多做母親的。尤喜歡講這個故事。給他自己的兒女聽。並且說。你不要再哭了。你如再哭。我便跑入螺螄殼裏去了。但這個故事。也見於搜神記。他是由兩個故事并合而成一個。原來的兩個故事。一個是出於搜神記。大略說。

候官人謝端。家貧少孤。但他爲人很老實。十八歲時。在田裏拾了一個大螺螄回來。養在水缸中。一天。他從外面回家。見廚房裏已有人替他把飯煮好了。謝端覺得奇怪。躲在籬笆後面窺探。見有少女。從缸中出來。走到廚房裏。料理柴米。謝端突然跑過來。問他是何人。他說。我是天上的神女。天帝叫我來幫助你的。現在既被你窺破。不能久留。從此要別你去了。臨去。留下一個空殼給謝端。對他說。你拿這殼盛米。是永遠不會缺乏的。

再有一個。是出於玄中記。大略說。

姑獲（鳥名）是一種怪鳥。他的羽毛。可以自由脫下。脫下了毛衣。就是人。披上了毛衣。就是鳥。從前豫章地方。有一個男子。在田裏看見六七個女子。另看見有衣裳（就是鳥子毛）堆積在田畔。這時候男子並不知六七個女子就是鳥子。他先把衣裳取了一件。藏起來。再走到女子身邊。其餘的女子。都連忙披上衣裳。變鳥飛去了。只有一個。他的衣裳。先被男子藏匿了。竟不能變形。因此就做那男子的妻室。後來生了三個女兒。女兒大了。他母親叫女兒轉問父親。當年的衣裳在那裏。問明了放在積稻之下。女子就取衣裳披上。變做鳥子飛去了。

「螺螄精的故事。」前半個就是「謝端的故事。」後半個又是「豫章男子的故事。」拿兩個合成一個。這也是民間傳說中常有的事。

我們看了以上的四個故事。可知搜神記中包含得民間傳說不少。不過他是用古奧的文言寫下來。不是照鄉下老嫗的口吻寫下來。但是他的資料。的確是民間的文學。在今日是有很高的價值。我們要尋找中國古代的民間傳說。向搜神記裏去尋。再便當也沒有了。



敲詩小集
(五六次答案補錄)

敲詩小集第五第六兩次均已次第揭曉。茲於揭曉後復收到答案數卷。特爲補錄如下。原題目及出題者所擬答案恕不復錄。此次揭曉之理由亦不復錄。讀者參看前卷二十五期及本卷十八期可也。

第五次

湖●南●攸●縣●易●小●庭●答● (一)「徐。」(二)「丁。」(三)「到。」(四)「上。」 太●倉●凌●憶●園●答●
(一)「徐。」(二)「數。」(三)「憶。」(四)「外。」 廣●東●巫●若●夢●答● (一)「徐。」(二)「數。」(三)「憶。」(四)「外。」 廣●東●巫●寒●花●答● (一)「徐。」(二)「丁。」(三)「憶。」

(四)「外」重慶葛大道答(一)「徐」(二)「i」(三)「夢」(四)「上」
第六次
浙江菱湖鎮朱紫齋答(一)「春日」(二)「秋」





他與她
(續)

華羅琛女士

第十一章 訴情

兒已全癒；光裕自覺不便久留；以德百分厚待；百方挽留；光裕之一瞥一歛，一笑一語，如聞天上神仙之音樂；心爲之移；魂爲之銷。

因此則對於光裕，肺腑盡露；將來之計畫，一一披陳；毫無隱匿。以德有時，心爲之蕩，幾欲跪吐情言；但稟性誠篤，轉念自覺羞慚；欲吐而仍訥者數次。

光裕對於以德，亦覺其言言有理；事事可佩；原來光裕之深情，始終未衰。今日固一如昔日也。

於此時也，兩人之情意，業已水乳交融；兩心化爲一心，所隔者祇有形之軀殼而已。光裕所居之廂房，與昔日之洞房，遙遙相對；兩指支頰，回溯往事，不禁垂淚。

昔日之淚生於哀；今日之淚生於樂。有時自怨自責；有時自矜自得；訟諸良心，質諸天地，告諸鬼神，自幼迄今之一片冰心，此時乃得納入於其自幼鍾情之人的心底，而博得其敬與愛之濃情。累年之痛苦，於今始得報償；積歲之奮鬪，於今始獲勝利。光裕愛以德，始於未面之前；其後，時移地變；時愈久，地愈遠，而深摯之愛情，亦隨之益堅；她女如桂仙者，光裕視之如試心石，蓋以德之心之忠與誠，有桂仙而益顯也。

光裕自問：桂仙昔固爲妾，今則爲妻；與以德同席而食，同盞而飲，同牀同被而寢，已如是之久；又有二兒爲血脈上之鐵鍊；一旦使其分裂，天理良心，有無遺憾！腸回百轉，情與理戰。

以德之爲人，與日俱新。桂仙貌豔猶昔；腦舊亦猶昔。二人智識程度，已日離日遠。天道好還；物極必返。

鮑郎病後，強健勝於昔日。光裕雖戀戀不忍離去，而苦已無可託詞，不得不宣言歸院；然而其貌

雖靜，其心實已不寧。

以德聞歸院二字，神色大變；囁嚅不能復言。

光裕勉自鎮靜，以淡漠之言敷衍之。

大凡男子之心，硬於女子，而神色易變；女子之心，柔於男子，而神色卻不易變。

以德謂光裕曰：小兒死裏回生，萬語不足以表其功；萬金不足以酬其德；余所負於君者，余之一命。我家向極凌亂，自君來此，無事不津津有條；空氣全換，鬱抑悉換為和祥；天色全變，昏暗頓變為光明。君又以「爲人之主義」傳播於我子我女之腦中，今與昔比，我家已另闢世界。醫院中之病人，望君歸去，如飢者待食，渴者待飲；君之思歸固宜，余亦何敢阻止。但余若能終身有病者，則余將終身受君之憐憫；其幸爲何如耶！已矣！君必欲行，我家從此又將入於昏暗鬱抑之苦境中矣。

君有柔腸，敢以我之身世相告；幸乞垂憐，勿以唐突見責。

余之身世，自幼即在悲慘之境；黃金其外，而糞土其中。

家本榮華，人口亦衆多；而余則不曾在零丁孤苦之中。

我父在官僚中爲巨子；其才略足以博中外人之同情；然而地位雖高，德望終低；俸給既厚，非分之財尤多；然而場面廣闊，浪費亦迥異尋常。

母性柔弱；智識既淺，能力亦小；熱鬧場中，不容置喙；惟有顧影自憐而已。然而簡樸與誠篤，絕非尋常女流者比；余生性誠樸，殆卽我母所賦畀者。

余所得之遺產，金錢乎？名譽乎？余自幼卽無面目見人人，人呼余爲賣國賊之子；余額上似鐫有此數字者；幼校同伴，皆譏笑於我之後；多半不與我爲友；事實確鑿；余雖聞而怒，而卒無以自辯；惟有含羞忍辱而已。余當時固父母雙全者；而余之淒涼，竟甚於無父母之孤兒。

余具幹蠱之決心；欲攜我嫡母，遠適異地；蓋平時母之意見，常與父相左；故余之計畫，只能爲母言而不能告於父也。

幹父之蠱，其術如何抱正義以行事；不虛生於宇宙之間；將華人所稱貪官污吏，外人所稱無恥之徒之惡名，一一洗刷之。

聰明正直之熱血，無日不沸騰於余之胸中；然而母卒不能諒解。獨居靜慮，除形影自弔外，別無

他術。門廷如市，余視之直無一物。

父之生活，不在家而在外。嫡母及庶母，皆以麻雀爲生涯；既焚膏以繼晷；又俾晝以作夜；晝夜喧嘩，令余作嘔；嫡母輸時多，贏時少，忿怒自多於和樂；庶母贏時多，輸時少，亦仍是吵鬧不休。僕人效法其主人，作同樣之遊戲；妬鬪亦復相似；十日內無一二日之安寧；家庭實無異於仇怨。

二弟皆病；幼者以醫院爲家庭；較長者不良於行；余欲求一談心訴情者而不可得；惟悶閉於此惡濁空氣之中而已。專心讀書；終日相對者，惟有一師；呻吟吟咏，進步卻亦不緩。

零丁孤苦，孑然一身。愁悶之餘，恨無伴侶；偶游青樓，聊以解悶；尋花問柳，初本無情；旋遇一女，溫良而似多愁；兩愁相遇，感觸易生；余之傾情，實由此始。

語至此，以德凝神半响；似含語不吐者；蓋其結婚之情節，本無深痕留於腦中；偶一思及，無足掛齒也。然既欲吐其肺肝，則雖自認爲淡薄之故事，亦卒和盤托出焉。

半响後，以德接續前語曰：余曾與一她女正式結婚；但此段婚事，係由父母所擅定；事後余固冷淡，事前余亦已厭憎；蓋父之言行，余素腹誅；不論是非，余預有厭憎之成心也。

光裕詢她之後文如何？並沈吟她字二次，面稍露紅；以德卻未留意。以德接續前語，謂結婚之翌日，她得父病之信；她即回去；其後迄未再來；人皆稱未久即已逝世。

在此時期中，余之所愛，育一子；照慣例補開宴席；扶爲正室。

兩代夫婦，同住名都。其時我父正居重要地位；車馬盈門，不在言下。余自問略能自立；離去闕綽之門閥，而遷居於祖傳之小宅。宅固甚小，然即余所生於斯者也。

此時幹蠱之心益切；以清白自勵；亦以清白盼後人。

生不逢辰；事皆拂意；余對於父母，敬之又畏之；而情則未有也；敬且畏乃一假裝之禮貌而已。

余所鍾情之人果何如者？論其貌，不媿爲婦；論其心，則空空一無所有；但余既取爲我有，則始終不應薄待之；彼既爲母，余千方百術以教化之；琢磨之，盼其成爲良母；先盼其有益於家庭；次盼其有益於社會。然而後天之功，弱於先天；琢磨又琢磨，卒未見有成效；譬諸橡膠，搦之成形，釋之又變其形；譬諸樹木，根既劣，枝終不良；自始迄今，歷有年所，仍只能奉之爲婦；而不能尊之爲妻。人生在世，無論男女，應隨時勢及需要而進化；男與女雖未必同途，而要必平行不息也。人生所經之時期，應如天時

之四季，每季各有其收穫；各時期之收穫不同，而後一時期中之收穫，應更勝於前一時期。青年收銅；壯年收銀；髮蒼蒼時則應成金。若既老大而一無所成，則虛度一生，與草木禽獸比短長，只留得羞愧二字而已。余之配耦，嘉耦乎？木耦耳！年與時俱進而絕無主義，只可謂之馬齒徒增而已。

人生在世，又應如遠源之清流；濁去清留；循環不息；清而且佳；其味既甘；其色又一萍不含。能比於此者惟君；能喻於此者亦惟君；余若能如君者，豈非世界上最有幸福之人乎！

夫婦之間，夫忠於其婦；婦亦爲夫分工；夫富於體力；婦富於意匠；夫忙於外務而腦力有時疲憊；婦則可出其智慧以助夫之不足。

光裕固長於辭令又善於機變者；答之曰：予在異國，除科學外，又增長愛國之熱誠；目中觀他國之雄富；心中憤己國之卑弱；環境之樂利，誠樂利矣；而益思歸鄉以救治母國；且常恐歸鄉之太晚。然而志願爲一事；能力爲又一事；有志願而無能力，卒無裨於事實。欲救治母國，當先知其病之所在；又當知所以救治之方。再四思量，惟有忍憤一時，暫壓空虛之志願；先備充實之能力。能力之源在科學；予乃埋頭多年，不畏艱苦；始底於成。

夫欲以一國之智能，移植於彼國，視在本國發達其智能者更難。予鑒於此，故所學視其本國人爲更深亦更固。

他國固多長處；顧亦不無短處；取其長抑取其短？在我之善自擇耳。

以德聞善擇二字，順口習誦數回；蓋彼固有雙關之深意在也。又自悲自問曰：何以光明之來，在人失明之後？何以我未早見光明之大道，如君之所取者？何以當時無人示我以光明者？

光裕曰：子毋怨，亦不必怨；子欲獨立，子已獨立矣；子欲有室，子已有室矣；子欲有兒，子亦已有兒矣；子之所欲，子皆已成之；子豈不已事事如願乎？且子所未成就之遺業，子之兒女，將來繼子之志以成就之；子豈非天地間之大有幸福者乎！

以德曰：君言似是而實非；余之成績，有而實等於無；余之境况，今日不知明日。余自受君之明星照耀，方知昔日所見之天地，非今日所見之天地；方知藐藐此身，微賤如滄海中的一粟；病苦如地獄中之罪人；君自言無兒，然君之事業，能使君垂於不朽；可羨孰甚。研究科學，發大造之祕藏；原爲余生平夢想之盛事；在此進步巍像前，苟能由無名人如余者，親加一粒之沙或石，以助成此屬於公衆不

屬於個人之巍像，則余之榮幸爲何如耶！他日者，余徘徊於此偉大巍像之前，仰首瞻禮，回溯一滴之微力而自問無愧，則余之榮幸更何如耶！余欲成爲一人，欲在世上不吃白食，欲以益世之事業垂於後世，使後人知其父未與草木同朽腐而繼續行之，此余之夙願也，而今已矣！余自問祇歿世無聞而已，祇爲世界上之偷生蟲耳。

設使曩日，余得有賢助如君者，則何致沈溺於此不能自拔之卑境乎？

嗚呼！余之孤寂，陷余於悲境者多矣！余爲君直言無隱，君恕我唐突，則賜惠多矣。余具此身而心已去，余已癡，余不自量，余已不能自主。

君之身世果何如者？獨身乎？守貞者乎？抑亦是生不逢辰者乎？

君於談話中，透露一語，謂君之所愛者未能諒解，然則君固有所愛者也；彼何人斯！遇神仙而不能留；有幸福而不能享；其自暴自棄爲何如耶！盲者乎？抑聾者乎？

光裕微笑曰：否否；子如不嫌煩瑣者，予當爲子道其詳；但請稍緩。

夕陽已下，詰朝爲光裕動身返院之定期。

以德盼此一夕成爲無窮盡之長夜；月永不落而日永不升。

月明如晝；闔無人聲；兩人並肩而坐；其地即光裕昔日隻身靜聽唧唧嚶嚶之她字者也；顧斯時也，光裕可報復一語，謂今日乃有我無她矣；今日乃她非我矣，我代她矣；此時之她，乃真照耀於五彩奪目之日光，而受愛且敬之榮報矣。當日葬情於清流；今日乃以回聲相應，以回影相照，且倍蓰其利以奉報之矣。

以德屈膝於光裕之前；握其纖纖玉手而訴其無窮盡之真情；嫦娥鼓舞於月中；萬星參拜於雲表；彼父所謂至誠可以動天地，堅志可以格金石者，此時可證其言之驗矣。

深情密語中之長夜，過去之速，異乎尋常；雞聲三唱；東方微明；光裕正欲以己之身世相告，忽聞門響；其聲重而且急；兩人受一虛驚。

啟門視之；得一電信；同時又得一函；皆是秦母之子國榮所寄來者。

（未完）（留）

割 鷄 焉 用 牛 刀

何必用獵象之鎗而打免乎即何必服用猛烈瀉劑及瀉油瀉鹽等類而平肝潤腸耶只需服用紅色清導丸以微利之即可見功矣清導丸為潤腸導滯之妙品服後立即大便暢達肝經舒展可除疾病頭痛胆汁不調皮膚黃萎口氣穢濁等症且止痔瘡



痛苦

直隸井陘正豐煤礦繪圖處鍾澤元先生來函云鄙人素有肝火上升大便秘結之症及試用紅色清導丸大便即通暢有序肝火已消滅于無形中矣余深感此清導丸

之神效不負名馳全球也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審音度曲之導師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連史紙二十八元 毛邊紙二十二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崑曲久有心得是編選劇四百餘齣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註明古裝俞粟應先生序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爲曲譜空前之作

元曲選

全書四十八册

連史紙十六元 賽連紙十二元

詞曲爲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臧晉叔元曲選爲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當爲愛古家所驚賞

中樂尋源

童 嬰編 一册八角

書分上下編上編溯述國樂源流兼論國樂原理下編選錄簡短雋雅之歌譜所言大都參證西洋樂理敘述明白極便自修教授國樂採作課本尤屬適宜

度曲須知

全書四册八角

此爲程藕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生聯合同志提倡崑曲蘇杭京漢各地皆有風發雲湧之勢茲承先生將是書付館館影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聽人得此以爲審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已

宋元戲曲史

一册六角

戲曲爲社會之寫真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考鏡本書爲海甯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 梅編 二册六角

是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爲詳明足資研習昆曲者入門之助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六年五月廿七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七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七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之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在五千元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概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登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六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七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八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九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聲明
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轉小觀世界社收

定價表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三冊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郵費國外四分	
全年	半年	時期一冊數	書價連郵費
五十三元	二十五元	國內一冊	一元五角
		國外一冊	二元三角
			四元六角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封面	封面	封面	封面
六十元	四十八元	四十元	二十八元
全面方九	全面方九	全面方九	全面方九
半面	半面	半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項詳細	四項詳細	四項詳細	四項詳細
開明方可	開明方可	開明方可	開明方可
定辦實錄	定辦實錄	定辦實錄	定辦實錄
定戶太多	定戶太多	定戶太多	定戶太多
簿冊繁重	簿冊繁重	簿冊繁重	簿冊繁重
非此四項	非此四項	非此四項	非此四項
無從檢查	無從檢查	無從檢查	無從檢查
難免仍有	難免仍有	難免仍有	難免仍有
誤寄特先	誤寄特先	誤寄特先	誤寄特先
聲明	聲明	聲明	聲明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請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月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定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印書館
精製

摺

扇

紉

扇

扇面

扇骨

扇式

用上等紙影印古今名人字畫或施彩或單色
皆與真蹟不爽累黍活色生香清麗絕俗

有全漆全棕全檀瑁邊冲牙古竹鷄絲嵌銀
竹節等多種全由良工雕鏤琢磨彌足愛玩

分九單十一方十六方二十排三十排等
多種材料選用上品形式力求美化

摺扇

五彩石印及珂羅版設色共七
十二種小號每把定價一角二
分至七角大號二角七分至六
角五分加市二角七分至二元

紉扇

彩色石印雙絹洋牙柄每把定
價五角單絹棕柄二角七分

女扇

彩色石印雕邊全冲牙每柄定
價四角五分雕珮邊冲牙心每
把五角

躉購格
外從廉

印有傳

單贈閱